

讓正義魔人變成正義達人

文／阿叡

「年輕人，你為什麼不讓博愛座？」這句如原罪般的指責，是現今社會信任崩壞的結果！

幾年前的某個上班日，一如往常在七點刷悠遊卡進入捷運站，站務人員發現我一個人，都會協助引導上車並通報行控中心。候車時，習慣和協助引導的站務人員聊聊天，聽聽他們工作的甘苦。那天天氣很悶熱，我的手搭在站務人員的肩上，可以感覺到到他身上的熱氣與汗水。列車進站後，他引導我進入車廂往博愛座的方向去。「同學，這是博愛座，你有看到嗎？你不應該坐在這裡？」瞬間，我一陣尷尬。「沒關係啦！我站著很方便。」我打圓場的說著。「不行，博愛座是給老弱婦孺座的，你還是坐著比較好。」站務人員堅定的說著，年輕人很識相的站起來，而我也只好尷尬的坐下去了。

過了幾站，不斷聽到那個站在我前面被迫讓位的年輕人斷斷續續的唉哼，「感覺上好像很不舒服的樣子！」我立馬站起說：「同學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這位置給你坐」，「不！不！不用了！」此時，列車剛好到北投，許多旅客下車，他也順利的在我對面找到位置坐下。過了士林站，我起身走向車門準備在劍潭站下車。

突然有人拍我肩膀說：「我是那個唉唉叫的學生，剛在趕捷運時，下樓梯扭到了腳，所以才坐在博愛座上。」我問他：「站務人員叫你起來的時候，你是什麼感覺？」他回答：「不爽被誤會的感覺」。

博愛座設立的初衷是給需要的人有座位可坐，是多麼充滿人文關懷的政策啊！為了普遍化的落實，於是立法諸公們不但要政府「頒布規定」，還要訴諸條文、立法要求老弱婦孺優先。但……，這樣的人文關懷，早就注定了走到立法後，必然面臨難以執法的困境。

「需要座位」不可能沒有判斷的原則，困難的是「覺察自己是否需要」，則是主觀意味濃厚，解讀各有不同。假設有個學生上了一天課，晚上又接著連著補習，可能會說：我累壞了，真的「需要」這樣的座位；但另一個同樣早出晚歸，在外做了一天粗活的大叔，卻可能會說：「站著」也還好！這樣相互比較下去，難不成要搞個科學化的量測數據，來「合理證明」自己是否需要？

最糟糕的現況，我們的社會總有所謂的「正義使者」，在人都難以清楚決斷的現實條件下，卻「當機立斷」的做出誰該坐、誰不該坐的抉擇。在這個「黑的都能說成白的」、「看誰最會拗」的時代，對陌生人的不信任，已經成為全民共識了。所以，當「真的有特殊需求、表面看不出來的隱形需求者」，坐在博愛座上時，他們可能會坐立難安。

或許真該好好想想，要做些什麼，才能慢慢的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；要說些什麼，才能慢慢建立以對話代替對立的社會。如果我們的善心、善行在面臨對錯的當下能用「同理心」出發，相信「正義魔人」都會變成

「正義達人」。



Ray 鍾興叡小檔案

- ◎ 學歷：中國文化大學西洋音樂系畢業
- ◎ 現任：中央廣播電台主持人、台中市志願服務代言人、永達社會福利基金會顧問……等。